

談修養

朱光潛 著



朱光潛
畫

朱光潛著

談修養

康橋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元月初版

談修養

特價九十九元

著作者：朱光潛

版權所有
印翻必究

發行者：康橋出版事業公司
出版者：康橋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永和市和平街94號

郵撥：0-144399-6號

電話：924-6443、925-2748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1985號

！謝謝，換調司公本到寄請，頁缺、裝倒有如書本※

自序

十年前我替開明書店寫了一本小冊子，叫做「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那時候我還在歐洲讀書，自己還是一個青年，就個人在做人讀書各方面所得的感觸，寫成書信寄回給國內青年朋友們，與其說存心教訓，無寧說是談心。我原來沒有希望它能發生多大的影響，不料印行之後，它成為一種銷路最廣的書，裏面一部份文章被採入國文課本，許多中小學校把它列入課外讀物。上海廣州都發見這本書的盜印本，還有一位作者用「朱光潛」的名字印行一本「給青年十三封信」，前三四年在成都的書店裏還可以看到。我於是以「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的作者見知於世，知我者固多，罪我

者亦復不少。這一切，我剛才說，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坦白地說，這樣出其不意地被人注視，我心裏很有些不愉快。那是一本不成熟的處女作，不能表現我的成年的面目，而且掩蓋了後來我比較用心寫成的作品。尤其使我懊惱的是被人看作一個歡喜教訓人的人。我一向沒有自己能教訓人的錯覺，不過我對於實際人生問題愛思想，愛體驗，同時，我怕寂寞，我需要同情心，所以心裏有所感觸，便希望拿來和朋友談，以便彼此印證。我彷彿向一個夥伴說：「關於這一點，我是這樣想，你呢？」我希望着他點一個頭，或是指出另一個看法。假如我口齒俐朗，加上身邊常有可談的朋友，我就寧願對面傾心暢談，絕不願寫文章。無如我生來口齒鈍，可談的朋友又不常在身邊，情感和思想需要發洩，於是就請讀者做想像的朋友，和他作筆談。我用「談」字毫不苟且，既是「談」就要誠懇親切。假如我的早年那本小冊子略有可取處，大概也就在此。

這是十年前的話。過去幾年中很有幾家書店和雜誌為着貪圖銷路，要

求我再寫給青年的信那一類的文章，我心裏未嘗不想說話，却極力拒絕這些引誘，因為做馮婦向來不是一件愜意的事。於今我畢竟為中央周刊破戒，也有一個緣故。從前在那部處女作裏所說的話很有些青年人的稚氣，寫時不免為一時熱情所驅遣，有失檢點，現在回想，頗有些羞愧。於今多吃了十年飯，多讀了幾部書，多接觸了一些人情世故，也多用了一些思考體驗，覺得舊話雖不必重提，漏洞却須填補。因此，中央周刊約我寫稿，我就利用這個機會，陸續寫成這部小冊子中的二十來篇文章。其中也有幾篇是替旁的刊物寫的或沒有發表的，因為性質類似，也就把它們靠在一起。

讀者有人寫信問我：這些文章有沒有一個系統？有沒有一個中心思想？我回答說：在寫時我只隨便閒談，不曾想把它寫成一部教科書，並沒有預定的系統或中心思想。

不過它不能說是完全沒有系統。這些年來我在學校裏教書任職，和青

年人接觸的機會多，關於修養的許多實際問題引起在這本小冊子裏所發表的一些感想。問題自身有些聯絡，我的感想也隨之有些聯絡。萬變不離宗，談來談去，都歸結到做人的道理。

它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中心思想。我的先天的資稟與後天的陶冶所組成的人格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我的每篇文章都是這有機體所放射的花花絮絮。我的個性就是這些文章的中心。如果向旁人檢討自己不是一樁罪過，我可以說：我大體上歡喜冷靜、沉着、穩重、剛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尊崇理性和意志，却也不菲薄情感和想像，我的思想就抱着這個中心旋轉，我不另找玄學或形而上學的基礎。我信賴我的四十餘年的積蓄，不向主義鑄造者舉債。

這些文章大半在匆忙中寫成的。我每天要到校辦公、上課、開會、和同事同學們搬唇舌、寫信、預備功課。到晚來精疲力竭走回來，和妻子、女孩、女僕擠在一間臥室兼書房裏，談笑了一陣後，已是八九點鐘，家人

都去睡了，我才開始做我的工作，看書或是作文。這些文章就是這樣在深夜裏聽着妻女打呼鼾寫成的。因為體質素弱，精力不濟，每夜至多只能寫兩小時，所以每篇文章隨斷隨續，要兩三夜才寫成，運思的工夫還不在內。我雖然相當用心，文字終不免有些懈怠和草率。關於這一點，我對自己頗不滿，同時也羨慕有閒暇著述的人們的幸福。

目前許多作者寫書，嘗自認想對建國萬年大業有所貢獻，搖一枝筆桿，開一代宗風。我沒有這種學問，也沒有這種野心或錯覺。這本小冊子，我知道，像一朵浮雲，片時出現，片時消失。但是我希望它在這片時間能藉讀者的晶瑩的心靈，如同浮雲藉晶瑩的潭水一般，呈現一片燦爛的光影。精神不滅，這影響儘管微細，也可以蔓延無窮。

民國三十一年冬在嘉定脫稿

談修養目錄

自序

一番語重心長的話	一
談立志	一
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	一九
談青年的心理病態	三一
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倫理觀	四三
談處羣（上）	五三
談處羣（中）	六一
談處羣（下）	六九
談惻隱之心	八一

談羞惡之心	九一
談冷靜	九九
談學問	一一一
談讀書	一二一
談英雄崇拜	一二九
談交友	一三七
談性愛問題	一四五
談青年與戀愛結婚	一五五
談休息	一六三
談消遣	一七一
談體育	一七九
談價值意義	一八七
談美感教育	一九七

一番語重心長的話

——給現代中國青年

我在大學裏教書，前後恰已十年，年年看見大批的學生進來，大批的學生出去。

這大批學生中平庸的固居多數，英俊有爲者亦復不少。我們辛辛苦苦地把一批又一批的學生訓練出來，到畢業之後，他們變成什麼樣的人，做出什麼樣的事呢？他們大半被一個共同的命運註定。有官做官，無官教書。就了職業就困於職業，正當的工作消磨了二三分光陰，人事的應付消磨了七八分光陰。他們所學的原來就不很堅實，能力不夠，自然做不出什麼真正事業來。時間和環境又不容許他們繼續研究，不久他們原有的那一點淺薄學問也就逐漸荒疏，終身只在忙「糊口」。這樣一來，他們的個人生

一番語重心長的話

一

命就平平凡凡地溜過去，國家的文化學術和一切事業也就無從發展。還有一部分人因爲生活的壓迫和惡勢力的引誘，由很可有爲的青年腐化爲土紳劣豪或貪官污吏，把原來讀書人的一副面孔完全換過，爲非作歹，覲不知恥，使社會上頹風惡習一天深似一天。教育的功用究竟在那裏呢？

想到這裏，我感覺到很煩悶。就個人設想，像我這樣教書的人把生命斷送在粉筆屑中，眼巴巴地希望造就幾個人才出來，得一點精神上的安慰，而年復一年地見到出學校門的學生們都朝一條平凡而暗淡的路徑走，毫無補於文化的進展和社會的改善。這種生活有何意義？豈不是自誤誤人？其次，就國家民族設想，在這嚴肅的關頭，性格已固定的人這輩子似已無大希望，可希望的只有少年英俊，國家耗費了許多人力和財力來培養成千成萬的青年，也正是希望他們將來能擔負國家民族的重任，而結果他們仍隨著前一輩子人的覆轍走，前途豈不很暗淡？

青年們常歡喜把社會一切毛病歸咎於站在臺上的人們，其實在臺上的人們也還是受過同樣的教育，經過同樣的青年階段，他們也會同樣地埋怨過前一輩子人。由此例推，到我們這一輩子青年們上臺時，很可能地仍爲下一輩子青年們不滿。今日有理想

的青年到明日往往變成屈伏於事實而拋棄理想的墮落者。章宗祥領導過留日青年，打過媚敵辱國的蔡鈞，而這位章宗祥後來做了外交部長，簽訂了二十一條賣國條約。汪精衛投過炸彈，坐過牢，做過幾十年的革命工作，而這位汪精衛現在做了敵人的傀儡，漢奸的領袖。許多青年們雖然沒有走到這個極端，但投身社會之後，投降於惡勢力的實比比皆是，這是一個很可傷心的現象。社會變來變去，而組成社會的人變相沒有變質，社會就不會澈底地變好。這五六年來我們天天在講教育，教育對於人的質料似乎沒有發生很好的影響。這一輩子人睜著眼睛踏前一輩子人的覆轍，下一輩子人仍然睜著眼睛踏這一輩子人的覆轍，如此循環輾轉，一報還一報，「長夜漫漫何時且」呢？

社會所屬望最殷的青年們，這事實和問題是值得鄭重考慮的！時光向前疾駛，毫不留情去等待人，一轉眼青年便成中年老年，一不留意便陷到許多中年人和老年人的厄運。這厄運是一部悲慘的三部曲。第一部是懸一個很高的理想，要改造社會；第二部是發見理想與事實的衝突，意志與社會惡勢力相持不下，第三部便是理想消滅，意志向事實投降，沒有改革社會，反被社會腐化。給它們一個簡題，這是「追求」、「

「彷徨」，和「墮落」。

青年們，這是一條死路。在你們的天真浪漫的頭腦裏，它的危險性也許還沒有得到深切的了解，你們或許以爲自己絕不會走上這條路。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們沒有澈底的覺悟，不拿出強毅的意志力，不下堅苦卓絕的工夫，不作腳踏實地的準備，你們是不成問題地仍走上這條路。數十年之後，你們的生命和理想都毀滅了，社會腐敗依然如故，又換了一批像你們一樣的青年來，仍是改革不了社會。朋友們，我是過來人，這條路的可怕我並沒有誇張，那是絕對不能再走的啊！

耶穌宣傳他的福音，說只要普天眾生轉一個念頭，把心地洗乾淨，一以仁愛爲懷，人世就可立成天國。這理想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可是也深刻到不能再深刻。極簡單的往往是正途大道，因爲易爲人所忽略，也往往最不易實現。本來是很容易的事而變成最難實現的，這全由於人的愚蠢、怯懦和懶惰。世間事之難就難在人們不知道或是不能夠轉一個念頭。或是轉了念頭而沒有力量堅持到底。幸福的世界裏絕沒有愚蠢者和懶惰者的地位。你要合理的生存，你就要有覺悟、有決心、有奮鬥的精神和能力。

「知難行易」，這一個起點的覺悟是我們青年所最缺乏。大家都似在鼓裏過日子，閉著眼睛醉生夢死，放棄人類最珍貴的清醒的理性，降落到豬豚一般隨人飼養，隨人宰割。世間甯有這樣痛心的事！青年們，目前只有一樁大事——覺悟——澈底地覺悟！你們正在作夢，需要一個晴天霹靂把你們震醒，把「覺悟」兩字震到你們的耳裏去。

「條條大路通羅馬」。實現人生和改良社會都不只有一條路徑可走。每個人所走的路應該由他自己審度自然條件和環境需要，逐漸摸索出來，只要肯走，遲早總可以走到目的地。無論你走那一條路，你都必定立定志向要做人；做現代的中國人，你必須有幾個基本的認識。

一、時代的認識——人類社會進化逃不掉自然律。關於進化的自然律，科學家們有不同的看法，依達爾文派學者，生物常在生存競爭中，最適者生存，不適者即歸淘汰。依克魯泡特金，社會的維持和發展全靠各份子能分工互助，互助也是本於天性。這兩種相反的主張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國際政治理想。一種理想是擁護戰爭，生存既是一種競爭，而在競爭中又只有最適者可生存，則造就最適者與維持最適者都必靠戰

爭，戰爭是文化進展的最強烈的刺激劑。另一種理想是擁護和平，戰爭只是破壞，在戰爭中人類盡量發揮殘酷的獸性，愈殘酷愈貪摧毀，愈不易團結，愈不易共存共榮；要文化發展，我們需要建設，建設需要互助，需要仁愛，也需要和平。這兩種理想各有片面的真理，相反適以相成，不能偏廢。我們的時代是競爭最激烈的時代，也是最需要互助的時代。競爭是事實而互助是理想。無論你競爭或是互助，你都要拿副本領來。在競爭中只有最適者才能生存，在互助中最不適者也不見得能坐享他人之成。所謂「最適」就是最有本領，近代的本領是學術思想，是技術，是組織力。無論是個人在國家社會中，或是民族在國際社會中，有了這些本領，才能和人競爭，也才能和人互助，否則你縱想苟且偷生，也必終歸淘汰，自然鐵律是毫不留情的。

二、國家民族現在地位的認識——我國數千年來閉關自守，固有的文化可以自給自足，而且四圍諸國家民族的文化學術水準都比我們的低，不曾感到很嚴重的外來的威脅。從十九世紀以來，海禁大開，中國變成國際集團中的一份子，局面就陡然大變。我們現在遇到兩重極嚴重的難關。第一，我們固有的文化學術不夠應付現時代的環境，我們起初攝於西方科學與物質文明的威力，把固有的文化看得一文不值，主張

全盤接收歐化；到現在所接收的還只是皮毛，毫不濟事，情境不同，移植的樹常不能開花結果，而且從兩次大戰與社會不安的狀況看來，物質文明的誤用也很危險，於是又有些人提倡固有文化，以爲我們原來固有的全是對的。比較合理的大概是兼收並蓄，就中西兩方成就截長補短，建設一種新的文化學術。但是文化學術須有長期的培養，不是像酵母菌可以一朝一夕製造出來的。我們從事於文化學術的人們能力都還太幼稚薄弱，還不配說建設。總之，我們舊的已去，新的未來，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和其他民族競爭或互助，幾乎沒有一套武器或工具在手裏。這是一個極嚴重的局勢。其次，我們現在以全副精力抗戰建國。這兩重工作中抗戰是急需，是臨時的；建國是根本，是長久的。多謝賢明領袖的指導與英勇將士的努力，多謝國際局面的轉變，我們的抗戰已逼近最後的勝利。這是我們的空前的一個好機會，從此我們可以在國際社會中做一個光榮的份子，從此我們可以在歷史上開一個新局面。但是這一「可以」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由「可能」變爲「必然」，還需要比抗戰更堅苦的努力。抗戰後還有成千成萬的問題急待解決，有許多惡習積弊要洗清，有許多文化事業和生產事業要建設。我們試問，我們的人才準備能否很有效率地擔負這些重大的